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56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五彩天平

大自然定是不小心将调色盘打翻在天平山,毫无刻意地泼染上每株林木,于是成就了五彩天平。

那些巨大的枫香古树,株株巍然耸立,身上黑大的圆状凸起尽显沧桑,黑色的粗壮枝干静默伫立,无声表示着非同一般,两个大孩子手拉手才能勉强将它环抱。系于树身的标志牌注明,原来它们都已四百多岁高龄。从地底缠绕树干蜿蜒而上的小藤,长有心形的小叶子,绿绿黄黄红红的天然渐变色彩,煞是可爱,仿佛身着花衣裳的娇俏小孙女,用臂膀顽皮地环着白胡子老爷爷的脖子。各色三角形叶子包裹出古典枫香绚丽的风采,赋予古老以焕然一新的生命。金黄色的古银杏仿佛诉说着岁月流转带来的金色传奇。

这个时节,秋色深度渲染了天平山所有的三角槭、鸡爪槭、乌桕和榉树,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儿的繁树。身边是五彩油画,一棵棵彩色植株环绕于身畔;地上是五彩油画,五彩斑斓形状各异的叶子铺陈满地。骑在父亲肩膀上的孩子调皮地拿手指指点点,来不及认清各种颜色,又着急地跳下来在树叶中奔跑,叶子被带得沙拉沙拉响。

站在树中间仰头望去,天空早已不是澄明的天蓝色,而是涂画上各异色彩。这一小角是火红,那一大块是橘黄,这一小块是纯绿,更多是间隔夹杂的混合色系,有的大红配着大绿,有的亮黄配着灰黑,要是服装这样混搭着非得难看,而天平山的天空却搭配得如此美丽。

爬山时,怪石林立,人前是人,人后还是人。只得等待人前的人迈上前面一方石头,自己才能挪动一步,就这样缓缓行进。缓慢的前进速度,微微酸胀的小腿肚子和贴身的汗水并没有打消劲头,因为我们知道,山顶之上,有更美好的“空中五彩”等待着我们。

终于到达山顶,扶着栏杆俯身望去,原本近在咫尺的彩色世界已在我们脚下,层层叠叠,一览无边。当风来临的时刻,这些彩色由远及近轻轻舞蹈,形成一张巨幅无边、立体活动的油画。人生啊,或许有时换个视角,仰视抑或俯视,便能望见不一样的风景呢!

清凌凌绿湖中间,一座曲折的石板桥将湖一分为二。几道浅水处,搭着一块块平整石块,孩子

们笑着闹着从石块上掠过,年纪大的则颤颤巍巍,两步一停。还有一处,几块长条石板只铺设至湖水中央,好似浮在水面之上,湖水再深一分便会漫过石板。孩子们把石板当作玩乐平台,在湖水里划着,溅起的小水花轻盈地洒上小脸。

金黄色顶棚的游船在湖上悠悠漂荡,上游客定是被这片美景迷醉了吧。湖岸四围斜斜生长的树歪着弯弯脖子,像撑开的一把把花伞临湖照镜,欣赏自己的妖娆身姿。彩色落叶静静漂浮湖面之上,彩色的树影倒映湖水之中,将碧绿的湖面映衬得斑斓生色。山中有清泉小溪,五彩落叶随溪流依山潺潺而下,完成生命最后一路欢畅的旅程,归根于山下泥土。如果说流水落花带来落红的凄美,那么,深秋落叶之静美,则让人看到绚烂之极归于平淡。有消失才有再现,有死亡方有新生。

秋叶铺设出一条条色彩斑斓的柔软之路,捡拾叶子的人们却不知道自己也成为一道道风景。那株身披金色华服的百年老银杏,一片片金黄的叶片像一把把小扇子散落在青青绿草中。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儿牵着妈妈的手,也在找叶子,“妈妈,草从里会不会有蛇?”“宝贝,不会,冬天快来了,蛇都躲到洞里准备冬眠啦!宝贝,我们要找金黄色的、完整的银杏叶,知道吗?”“长得像我一样漂亮的,对吧?”孩子嗲声嗲气的童声和稚嫩的回答引得拾叶的众人皆笑了起来。那结伴而来、穿红着绿的少女,叽叽喳喳嬉笑打闹,每当找到一片异常美丽的叶子,立刻引发“哇哇”的惊叹,看着她们,你就知道什么是青春了。

而我,怀里揣着本书,收集了几十片叶子夹在书本里,这样,便将五彩天平带回了家。晚上回到家中,像整理心情一般慢慢收拾这些带回来的叶子,发现每片都是不一样的形状、不一样的颜色,各个层次的绿色、黄色、红色、灰色、黑色泼染而上,再精巧的画工、再齐全的画笔,也描画不出这些颜色不重合的叶子。它们成了自然的标本和书签,也将成为过往送给现在的礼物,如同那些闪闪发亮的日子,值得永久回忆和为之续存。我愿意深深相信,最美好、最珍贵的东西往往不需要花费金钱和劳力,也愿意深深祝福所有人,能够发现日常生活中的“五彩枫”,形成各自五彩斑斓的生命底色。

“度娘”:长期劳累、睡眠不足,均可导致耳鸣,当然,也不排除身体其他疾病的暗示……我不再熬夜码字,早早睡下。耳鸣,暗示我不是一个彻底健康的人。

我终于决定去医院,坐在医生面前,生命的抉择权完全由医生判定,有一丝惶恐不安。女医生戴着淡蓝色的口罩,我看不清她的容貌。她拉过我的右耳,拿一只特制的小手电筒,朝里面照一照,蝉鸣声中传递出语气平静的天籁之音:“没大问题,以后注意保持耳道干燥。”医生转过身,在电脑上写道:盯眸凝聚,阻塞于右外耳道内,诊疗室处置。

我在诊疗室门口等待,从包里掏出一本辛波斯卡的诗集《黑色的歌》,这本诗集,断断续续读了好久。我翻到动人的诗句:“风弯折树干/花瓣从树梢洒落/太阳如此令人感动”……终于轮到我,我躺在铺着洁白床单的诊疗床上,床边有一台立式诊疗器械,医生抽出一根极细长的管子,一股强大气流吹进右耳,有点恐惧,有点疼痛,我本能地抬起右手,试图抵挡在我面前不断移动的长管。机器轰鸣,但我还是听清了医生的话:“别动,马上就好。”当一切安静下来,我看见床头一张白色餐巾纸上,有一小块黄色的水斑痕迹,医生告诉我,这是从我耳朵里抽出的。原来真是有水入耳!出了诊疗室,一种从未有过的舒适在身体里弥漫,我在医院的长廊上跑来跑去。我听见人们对话的声音,带着笑意,变得清晰而响亮。

回去的路上,经过河边的芦苇丛,地面之上风平浪静,一片萧瑟,谁知道,芦苇在水中潜滋暗长,泥土深处,盘根错节的根系蜿蜒迤迤,酝酿着生命的风暴,如今呈燎原之势,席卷河岸,以葱茏翠绿的娇羞,带给河畔弥漫的诗意。此刻,听觉变得异常灵敏,我听到芦苇丛中蛙虫鸣唱,野鸭的翅膀划过水流;我听到风吹过苇叶,此起彼伏的绵长声音,如一片乐海,声威远大。河水东流,想起孟子的一句话,“观水有术,必观其澜”。其实悲与喜都是人生的波澜,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地势,带一颗平常心,奔流不息,一路前行吧。

冬至的那些事

宋代文豪陆游曾吟咏:“岁晚身愈健,冬至阳初回。”冬至,这一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节气,宛如一位沉默且深邃的智者,悄无声息地跨过冬日的门楣,携带着沉稳与宁静的气息,步入四季更迭的幽深长廊。这一天,北半球的人们迎来了全年最长的一夜,宛如大自然精心策划的一场静谧庆典,引领人们在凛冽中寻觅温暖,在幽暗中期待破晓。

古籍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有云:“阴极之至,阳气始生,日南至,日短之至,日影长之至,故曰‘冬至’。”此言精准阐释了冬至的科学定义,更深刻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微妙变迁的敏锐洞察与敬畏之情。冬至,恰似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,以极简线条勾勒出天地间最纯粹的哲理——阴极阳生,万物更迭,生生不息。

在民间,冬至承载着丰富的情感与期盼。谚语有云:“冬至大如年。”这是对冬至节日氛围的生动勾勒,更是对古人对此节气高度重视的真实反映。此日,家家户户皆忙于准备丰盛的佳肴,其中饺子与汤圆尤为突出。饺子,形似古代元宝,寓意财富与吉祥;汤圆,则象征着团圆与和睦。清代文人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提及:“饮食之道,脍不如肉,肉不如蔬,然蔬食之美,尤在汤。”饺子与汤圆,正是这汤中之美,蕴含着家的温馨,传递着亲情的暖意。

在苏北鲁南地区,冬至有饮羊肉汤的习俗,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下肚,暖身又暖心,兼具滋补与御寒之效。而在江南水乡,人们则习惯食用赤豆糯米饭,以祈求避邪驱疫、防病祛灾。

冬至时节,还有一项流传久远的传统——祭祖。家家户户于当日摆上丰盛的供品,点燃香烛,虔诚祭拜祖先,以表达对先人的追思与敬仰。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曾言:“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。”祭祖习俗,正是知行合一的生动体现,它让我们在缅怀过往的同时,亦满怀对未来的期许与憧憬。

文人骚客笔下,冬至更被赋予无限的诗意与哲思。唐代诗人杜甫在《小至》中写道: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”他以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冬至时节自然界的微妙变化,以及人们对新生季节的期待。宋代词人苏轼则在《冬至日独游吉祥寺》中描绘:“井底微阳回未回,萧萧寒雨湿枯荻。”字里行间透露出冬至时节的萧瑟景象,却也在寒冷中孕育着生命的坚韧与复苏的生机。此外,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冬至夜怀湘灵》中写道:“艳质无由见,寒蛩不可闻。何堪最长夜,俱作独眠人。”表达了冬至长夜中对远方爱人的深深思念。而元代诗人尹廷高的《冬至》则云:“去年至日曾为客,今年至日长为人。”道出了岁月流转、人生角色变换的无奈与感慨。

民谚有云:“吃了冬至面,一天长一线。”冬至之后,日光逐日增长,黑夜渐短,仿佛在诉说着:无论冬夜多么漫长,终将迎来明媚的春光。正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《西风颂》中的名句:“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

寒冷的冬日,窗外,风呼啸,雪纷飞;室内,炭火红,鹅肉香。这是在霜雪飞舞的季节里,家乡温情暖心的景象。炭锅鹅,炭炉土锅炖出的家常菜。这是一道能让人拾起遗失多年往事的美味,一缕能勾起浓浓乡愁的气息,一股能驱赶萦绕身心寒气的温热。

家乡有一个美称“中国白鹅之乡”。那时候,农家都会在房前屋后养几只白鹅。走进乡间,溪塘里游动的是白色,田地里晃动的是白色,村子里外,满耳是“鹅、鹅、鹅”的欢叫声,村野儿童“曲颈向天歌”的朗诵声。那些让春天的青草滋养得肥而壮的羽羽白鹅,历经整个冬天的肃杀,正是炖制炭锅鹅的佳品。

想想看,在雪虐风饕的漫长冬天,生一炉炭火,一家人温和而从容,红红的炭火映着红润的脸色。屋里暖暖的,在亲人们的低低絮语声中,炭火不时发出轻微的“噼啪”跳跃声,和着炭锅里不紧不慢“咕噜咕噜”的冒泡声,让人心里是那样安静、温暖和踏实。炖在炭炉上的鹅肉,不知不觉已是香气扑鼻,锅盖一揭,鹅肉金黄,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热气腾腾的土锅边吃饭,是不是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?

炭锅鹅以返璞归真的烹饪方式,让独特风味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舌尖上游走。它的制作工具,是本地土窑烧制的土锅和炭炉,食材不过是冬鹅和香菇。鹅肉切块油锅爆炒后,即可加香菇入土锅炖煮,时间越久越入味。其中的独特味道来自土锅,它里外粗砺,有极强的吸附性,在木炭的文火慢炖中,泥土的芬芳与食材的本味契合叠加,使得炭锅鹅肉质酥烂,肥而不腻,汤味鲜美,香味浓郁,并具备滋补养生的功效,因此有民谚曰:“喝鹅汤,吃鹅肉,一年四季不咳嗽!”

在这样风寒雪飞的冬季,升一炉炭火,炖一锅炭锅鹅,在炭火红红、光影跃动中,寒季被点缀得趣味横生;在热气氤氲、围炉叙话里,乡愁被渲染得淋漓尽致。

□如东桑云梅

□南京高低

耳鸣悲喜

早晨醒来,察觉到右耳的异样,嗡嗡作响,仿佛阵阵潮水从耳边漫过。一开始,我并没有恐慌,仔细回想,或是昨晚洗发,有水流进了耳朵。我猜测,内耳通向外界的孔道,一定覆盖了一层薄薄的水膜,我用一根棉签小心伸进耳朵再抽出,棉签顶端真有一丝水痕,但耳鸣依旧。我在朋友圈里写下一句话:突然而至的耳鸣,潮水般的声音,在耳边呼啸而过,这是生命深处的鸣笛……或是有点诗意,有人点赞,可耳鸣绝非诗意的存在,它很快给了我痛楚的回应。

询问“度娘”,答曰感冒上火可能引起耳鸣。上火,在我的生命里,这似乎是一个常见的词汇。突然而至的寒流侵袭肌肤,寒转于火,嘴角会莫名串起白色的燎泡;为投递出去杳无音信的稿件焦虑等待,凉夜愁肠千百转,眼眶里燥热而疼痛,那是惆怅的“火”;每天上班下班,骑着电动小毛驴穿过隧道,阵阵急速的“咚咚”声似群马奔腾,没有骑行者敢于哪怕一秒钟的迟钝,隧道穹顶之下,时间空间双重胁迫,人人渴望变形异化成一根细瘦的绣花针,维系澎湃激昂的生活和日复一日的快节奏,内心不由得生“火”。今天,莫非这“火”攻于耳?

耳朵内的疾病,本是不该凭借想象和臆测,但我又幻想,熬一熬就过去了,某天一觉醒来,病去抽丝,鸣响消失,我又是个耳聪目明的健康人。就如嘴角边的燎泡,经过不忍触碰的疼痛,之后逐步缓解,数天磨难后,那一小块肌肤又平滑如初。于是,我决定顶着耳鸣照常上班。与同事对话,我好像漂流在海浪之中,隔着汹涌的潮水,我费力辨别他们的声音,而我的每一次发声都能听到旋转的回声,会被自己的大声惊到,也看到同事们惊诧而狐疑的神情。晚上回家,经过热闹的街口,世界在我眼里不同寻常的热闹,我行走在浪潮中,远处摇晃着高楼和人群,抬头,高耸入云的大厦,周身璀璨的灯光,黑夜如白昼般耀眼,光影交错,炫目迷离,像电影里的蒙太奇,梦境里的花朵与叹息。

耳鸣呈越发恣意扩散之势,不止海潮,又如蝉鸣,如火车的轰隆声终日鸣响。再去询问

□南京关立蓉

□浙江江山杨建